

淑女文学馆

浪漫古风系列006

Mini Miss 出品

# 七寻记 V

沧海·镜◎著

穿越风雨，  
为你而来！

吉林摄影出版社

# 七寻记 V

沧海镜  
◎著



吉林摄影出版社

· 长春 ·

MiniMiss 出品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七寻记. V / 沧海·镜著. -- 长春: 吉林摄影出版社, 2018.3 (2018.4重印)

(淑女文学馆\*浪漫古风系列)

ISBN 978-7-5498-3041-1

I. ①七… II. ①沧…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43848号

## 七寻记V

Qi Xun Ji V

---

著 者	沧海·镜
出 版 人	孙洪军
总 策 划	阿 朱
责任编辑	施 岚 胡晓路
图书统筹	阿 朱 三木卷卷
绘 图	新 野 神笔画室
书籍装帧	娃 娃
美术编辑	王 春
开 本	700mm × 1000mm 1/16
字 数	210千字
印 张	12
版 次	2018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4月第2次印刷

---

出 版	吉林摄影出版社
发 行	吉林摄影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邮编: 130062
电 话	总编办: 0431-86012616 发行科: 0431-86012602
网 址	www.jlscbs.net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天津泰宇印务有限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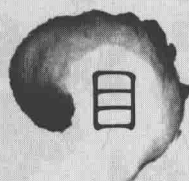
---

书 号 ISBN 978-7-5498-3041-1 定 价: 27.9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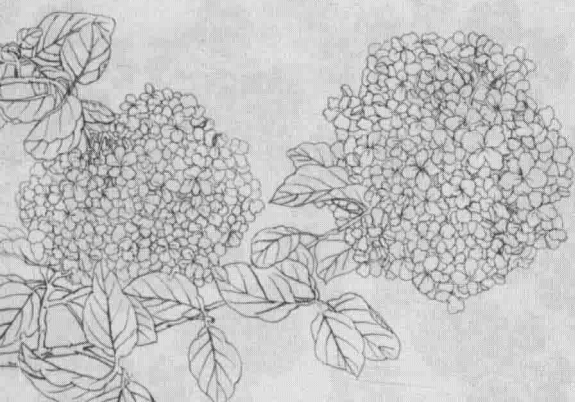
如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务部联系退换, 电话: 010-51908584





# 录

楔子	.....	001
第一章 灵芝竹节纹玉簪	.....	003
第二章 蟒龙抱珠耳坠	.....	047
第三章 忍冬花纹银熏球	.....	091
第四章 白鹤雕花紫檀屏风	.....	135
后记	.....	183



# 楔子

这个城市的街头巷尾，流传着一个关于一间神秘的古董店的传说。

传说这家古董店位于某条巷子的最深处，通常情况下你无法遇到它，除非有一日你拥有了特别的古物，它便会出现。

这条巷子的路是用石板铺就的，两边是斑驳的土墙，墙脚因为长期照不到阳光生满了青苔。巷子尽头是一道圆形的拱门，透过拱门可以看到里面摆放着许多古董，瓷器、玉簪、字画……琳琅满目。而那拱门的上方，悬着一块黑色匾额，上面刻着三个烫金大字——岚藏阁。

岚藏阁是这间古董店的名字，也是她——尹甜菜，一个十七岁少女每日放学后都会来的地方。

平常她并不需要去做太多事情，每天只是擦擦橱窗以及清理古物上积累的灰尘。古董店原本有一位黑发、黑瞳的少年，每天做着算账的工作，统计店内的收支，但不知道后来他去了哪里，谁也没有他的消息，仿佛他从未出现过。古董店少了少年，却多了一个透明玻璃瓶，玻璃瓶被放在橱柜上，里面养着一朵盛开的瓷花，十分古怪。

来岚藏阁的客人很少，有时候一个月都见不到一位客人。每一位能进到巷子里的客人都会带来一件古物，有时候是金钗，有时候是玉佩……这些古物的背后，都藏着一个久远而神秘的故事，而揭开这个神秘故事的人，便是那坐在八仙桌后，身穿素色长衫的男子——岚藏阁店主银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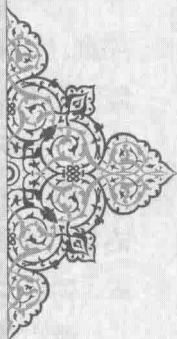
银岚容貌俊美，长眉入鬓，双目如星，衣袖和领子上绣着云龙图，一头银色的长发映着窗外摇曳的枝影，竟有一种遗世独立的美。

他手中握着折叠扇轻轻摇动，等待着每一个进入店里的有缘人。



# 第一章

## 灵芝竹节纹玉簪





墙上的钟响了十二声，已是午夜十二点。

今天是七月半，月亮如玉盘，银白的月光洒在地面上，整条街道一片死寂，只有巷子深处的一家古董店还透出微弱的灯光。古董店的匾额有些陈旧，不过依稀能看出“岚藏阁”三个字，透过木窗棂的纱帐可以看到阁内一个女孩忙碌的身影。

寂静中，一个身形瘦小的人匆匆跑来，那个人原本跑过了古董店所在的巷子，却突然停了下来，折回头朝着巷子深处看了一眼，然后钻了进去，朝着古董店的方向跑去。

尹甜菜整理好最后一堆杂乱摆放的古物，正准备关门，门外突然探进来一只手，这只手瘦弱纤细，力气却大得惊人，直接将门给推开了：

“老……老板，能帮我看看这支簪子吗？”

推门进来的是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女孩，浅灰色头发，穿着校服衬衣，下身搭配一条粉色格子褶裙，外面罩着一件米色针织衫，腰上挂着一个有些古怪的倒置的莲花坠子。女孩皮肤雪白，睫毛纤细卷翘，一双水汪汪的眼睛直直地看着她。

尹甜菜吓了一跳，现在可是半夜十二点，怎么会有客人？她低头看去，这小女孩手里托着一个盒子，盒子里面是一支灵芝竹节纹玉簪。

“这是我去古镇游玩时买来的，买回家后才发现，它每天晚上都会发出‘嗡嗡’的声响，”小女孩心惊胆战地讲道，“我本来也没有在意，可是今晚，我试戴这支簪子的时候，居然发现这支簪子没有影子！我……我实在太害怕了。”





“没有影子？”尹甜菜将那支灵芝竹节纹玉簪取出来查看。这玉簪十分漂亮，玉质细腻圆润，簪顶部有灵芝纹，簪首雕琢两段竹节纹，在灯下轻轻一晃，流光溢彩。

簪子的外形完整，做工精致，好像没有什么奇怪的地方。

尹甜菜将簪子举起来对着灯，望向与灯相对的墙壁，诡异的事情发生了！墙壁上果然只有她的影子，而没有簪子的影子！

“店主今日不在，如果你放心的话，先把这支簪子搁在我们店里，等他回来了，我让他帮你看看。”岚藏阁的店主银岚几日前外出办事了，最快也要后天才能回来。小女孩听罢，立刻点了点头，但又有些担心：“姐姐，会不会有什么不好的东西在这支簪子上？”

古物出现异常，一般是它以前的主人有心愿未了，或是沾染了执念，只要了了其主人的心愿或消了执念，就会恢复正常。但尹甜菜只是个看店的，没有法术，也无从得知这簪子为什么会出现异常，只能安慰她道：

“别担心，等店主回来，他一定会有办法的。”

“嗯。”女孩轻轻应了一声，抬头对尹甜菜扬起笑容。

许是灯光的缘故，尹甜菜觉得眼前的女孩更加清丽动人了，女孩双目犹如一池春水，百褶裙被风轻柔吹动，浅灰色的发丝飘扬，散发着清幽的香气，尹甜菜看呆了，待她回过神，那女孩竟已不在店里了。

女孩刚才开门走了吗？她竟然没有察觉。

低下头，尹甜菜看见簪子被握在自己的手中。等等，她还没有留下名字呢！尹甜菜推开门追出去，却发现巷子里空无一人，已看不见小女孩的身影。

“真是奇怪。”尹甜菜只好先回店里，将这支簪子登记下来。

就在她一手握着簪子一手关门时，一阵奇怪的撞钟声从头顶传来，她抬起头，看到屋子仿佛置身于云烟之中，房梁处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了一口巨大的青钟，正左右摇摆，发出沉闷的声响。

手中的簪子仿佛被钟声影响，居然剧烈震动起来，尹甜菜几乎要握不



住了。就在她将另一只手握上去的刹那，周围似乎瞬间被巨大的画幅包裹住。尹甜菜低下头，看见自己的双脚站在水面上，水中倒映出另一个人的容貌，黑发、白肤，脸上有些小雀斑，头上还插着一支铁发簪。

——她动一下，水中的人也动一下；她笑，水中的人也跟着笑。

这是……她尚未反应过来，画幅忽然一晃，她竟到了水中那个人的身旁，尹甜菜看见水面上倒映出来的影子已恢复成了自己的模样。她正要舒一口气，忽然觉得不对劲，摊开双手发现原本握在手里的灵芝竹节纹玉簪不见了，等等，这双手似乎……并不是她的！

她惊恐起来，摸了摸自己的脸和发，她的指尖触到了发上的一支簪子，她拿下来一看，是刚才水中的少女的铁发簪！她变成了水中的那个女孩！

一阵车轮滚动声响起，尹甜菜感觉四周开始震荡，随着头顶不断传来的钟声，她的意识逐渐模糊，最终昏睡过去，怎么也无法醒过来。



二

耳边的车轮滚动声一直不曾消散，隐约还夹杂着哭声。哭声听起来有些压抑，似是有意控制着，只敢低声啜泣。尹甜菜脑袋昏昏沉沉的，头好像被人重重打了一下似的，痛得要命。将醒未醒时，尹甜菜突然听到木板被敲得咚咚作响的声音，紧接着听见有人粗声粗气地喊道：“哭什么哭，再吵嚷现在就把你们宰了！”

这声音把她彻底吵醒了，她睁开眼睛，看到头顶脏兮兮的木板……她不是在岚藏阁吗？

支撑着身体坐了起来，她发现自己竟然在一辆囚车内，四面都被木板封了起来，有光从木板的缝隙漏下来，外面应该是白昼。囚车里除了她以外，还有七八个衣衫褴褛、满脸泥灰的女子。而且她们穿的，完全不是现代的衣服！

尹甜菜惊得有些坐不稳，后脑勺撞上了木板，发出“砰”的一声响，痛得她差点儿哭出来。

“你没事吧？”一个十分温和的声音从身旁传来。她转过头，看见一位美丽的女子，她与囚车里的其他人不同，衣衫完好无损，且衣衫的布料看上去十分名贵，脸上虽未施粉黛，却清丽动人。

囚车里其他人都在低声哭泣，只有她平静如水，格外温柔地看着尹甜菜，似乎很担心尹甜菜那被撞到的脑袋。

尹甜菜摇了摇头，表示自己没什么大碍。重新坐正身子，尹甜菜打量了一下自己的衣着和双手，果然已不是自己的身体，而且之前被她握在手心的灵芝竹节纹玉簪也不见了。她为何会到这个地方？难道是那支簪子的



缘故？自己到了这支簪子所属的梦境吗？

脑袋里有一些零零碎碎的记忆，她惊奇地发现，自己竟然能通过这身体的主人，知道现在的情况。

这身体的主人是一个十五岁的姑娘，因战乱流离失所，前往汴京投靠亲戚，却在途中遇到土匪，被土匪绑了，运送到其他地方贩卖。同车中还有几个姑娘是被其他人抓来的，以低价卖给了驾车的那个大汉，她们将一同被押到其他地方贩卖。

这姑娘并不识字，也不大了解天下时事，只知道她要去的汴京是本国国都。这里的人还将汴京称作开封，所以这个梦境毋庸置疑，便是宋朝。

尹甜菜大概理了一下思路，也了解了当时的时代背景，但她不明白的是，自己为什么忽然之间就到了宋朝，是簪子带她来的还是有别的什么原因？她正蹙眉思考着，却突然发现刚才关心过她的那名女子一直在囚车边角搜寻着什么。

囚车虽然四面钉着木板，却并不牢固，但因为里面本身就是一个栅栏笼子，所以大汉也不怕她们逃跑，钉木板只是为了掩人耳目。那女子手臂纤细，竟将手从木板与木板之间的缝隙里伸了出去，摸到了外面的锁。

她认真研究了片刻，忽然将视线转到了尹甜菜身上：“你头上的簪子能借我用用吗？”

尹甜菜伸手一摸，她头上是一支铁丝盘花簪，铁丝比较细，稍微用手拧一下，是可以将缠绕的铁丝拧下来的。她突然明白了那女子的意图，连忙把花簪取下递给她。

女子一拿到花簪就把铁丝拧了下来：“这马车的锁构造比较简单，我以前经常被关在屋里，为了溜出去玩，偷偷学过开锁。”

她从铁丝盘花簪上拧下一节细长的铁丝，然后重新将手伸出去，尝试开锁。

尹甜菜屏住呼吸，紧张地看着她，折腾了足足半个多时辰，就在她几乎要放弃的时候，终于听到“咔嚓”一声，锁开了！两个人推开笼门，看



见外面是一条凹凸不平的黄泥路。

那女子开了囚车门后，立刻弯腰卷起裤脚。车内的其他女子惶恐地看着她，显然是不同意她这种做法，有人出声劝道：“这样太冒险了，跳下去可能会摔个半死，要是被那个大汉发现，更是要受尽折磨。”

“你准备这样跳下去吗？”马车还在行进中，尹甜菜也觉得这样跳下囚车十分不妥，担心她就这样跳下去会摔伤。

听到尹甜菜的问话，那女子转过身来，她看着尹甜菜思考了一会儿，忽然伸出手来，对她说道：“你抓着我。”

有风吹来，拂起了那女子纤细乌亮的发丝，她背对着光，一双美目亮得耀眼。尹甜菜怔住了，不知为何，这一刻她忽然对这个女子产生了信任感，这种信任感让她缓缓伸出了手。

那女子一把将她抱入怀中，纵身一跃，跳出了车外。

尹甜菜原本以为她们肯定会受些伤，结果她们正好落在一片湿泥地里，没有受伤，也没有折腾出太大的动静，驾车的大汉急着赶往目的地将车上的人都卖掉，听到后面传来的声响也只以为是路边的动物，并没有停下来。

一落地，那女子就拉起尹甜菜拼命地跑，似乎是怕人贩子追来，两个人朝着反方向跑了许久，累得气喘吁吁，才敢放慢脚步。

“这里是荒郊野岭，我们必须在天黑前找到一个落脚点，否则可能会遇到野兽。”那女子抬起头观察四周后，转身对尹甜菜说道。尹甜菜点了点头，咬牙继续跟着她跑。

两个人不知道走了多少个时辰，夜幕即将降临，她们本来就是女子，身体也娇弱，实在走不动了，便随意找了一个地方休息。

休息时，女子问起了尹甜菜的姓名，尹甜菜如实相告，女子听了笑道：“你这名字好奇怪，是菜吗？”

“大约是的。”尹甜菜尴尬地笑了笑。

“我叫高滔滔，亳州蒙城人。”女子性格十分开朗，开始介绍起自





己，“不过我四岁时就到了汴京，住在姨母那儿。你呢，你家在哪儿？”

尹甜菜正要回答，忽然听到一阵马蹄声从道路另一头传来。她抬起头望去，只见远方有一群人向她们这边驶来，马蹄声井然有序，应该是一官兵！

“有人来了，”那个叫高滔滔的女子站了起来，“我们有救了！”

尹甜菜对这个时代的情况还不太了解，也不知道那些官兵是否会救她们，呆站在一旁发愣。高滔滔已冲到了道路中央，朝着队伍拼命挥舞手臂：“救命！救救我们！”

队伍越来越近，尹甜菜已经能看清队伍最前排的人了。他们个个骑着骏马、穿着盔甲，身后还有人手握旗帜，旗帜条纹银黑相间，旗上一个“张”字格外显眼。



### 三

似是看到了道路上的人，队伍的前进速度明显慢了下来，有一个人从队伍中策马而出，向她们奔来。

几百米的距离，那个人转眼便到了她们眼前。他看上去像是一位青年将军，穿着一身铠甲，器宇轩昂，眉眼微微上挑，似有些桀骜。刚才他一眼便看到了站在路中央的两个女子，其中一个锦衣华服，另一个灰头土脸，如同一只钻地鼠：“你们是何人，怎么在此呼救？”

“我们被人贩子抓了，囚在马车內多日，要被送往另一座城贩卖。途中我和她一起逃了出来，却被困在这荒郊野岭。”高滔滔不卑不亢地讲述着来龙去脉。

那男子点了点头，又问：“两位姑娘如何称呼？”

“妾名高滔滔，她是尹甜菜。”高滔滔话音刚落，青年将军一下子瞪圆了眼，有些难以置信地看着站在他面前的女子：“你是曹皇后的外甥女？”

这位青年将军乃太师张尧佐之孙张舒玄，任振威校尉，在宫中属于张贵妃一派。今日也是奉圣旨前往江西运送贵妃爱吃的金橘进京。张贵妃与曹皇后素来不和，张舒玄没想到会在送金橘的路上遇到本该养在深宫中的曹皇后的外甥女。

尹甜菜这才知道高滔滔的身份，有些难以置信地抬头看着她。尹甜菜初见她时，见她衣着华丽，猜到她的身份会不一般，但没想到她竟然是皇后的亲戚。

高滔滔在看见这支队伍的旗帜时就知道他们是张贵妃的人，但此刻她



们被困在荒郊野岭，若是不快些离开，夜里遇上野兽，怕是连命都要丢在这儿，所以不管面前的人是不是敌对势力，先求助了再说：“正是，请将军相救。待妾身回宫后，必定向姨母禀报将军之恩情。”

张舒玄知道高滔滔四岁时便被曹皇后接入宫中，他虽然经常在宫中走动，却很少见到后宫的女子，对她也没什么印象。不过他觉得这女子与其他千金小姐有些不同，也不似其他女子那般柔弱，倒是有几分皇家气派。

虽然他是张家的人，但对朝中政事并不感兴趣，又见眼前两个人站在风中瑟瑟发抖，便让队伍空出一辆马车，让她们坐上去。

队伍又开始行进。

张舒玄骑着马，跟在队尾的马车旁，观察车中的两个人。高滔滔因自小在宫中长大，对环境比较挑剔，这马车原本就是运货的，有些灰尘，边上还摆放了谷袋，她擦拭了半天，然后颇为勉强地选了一处还算干净的地方坐了下来。

那个灰头土脸的小姑娘却完全不在意，毫不犹豫地还在有些灰的长椅上坐了下来，靠着谷袋打起了盹儿。

其实此时尹甜菜正想着她怎么才能醒过来，因为她是莫名其妙来到这里的，她甚至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些什么。

正想着，忽然听到盒子开启的声音，她立刻睁开眼睛。

只见坐在另一头的高滔滔正小心翼翼地护着一个精巧的蓝靛锦绣盒，里面放着一支精致的灵芝竹节纹玉簪！

尹甜菜立即坐直了身子，眼睛直直地盯着它。灵芝竹节纹玉簪……难道真是它带着自己来到这里的？

高滔滔见尹甜菜忽然眼睛发亮，直直地盯着玉簪，以为是山野村妇没见过这么精美的首饰，起了贪念，便不着痕迹地将盒子盖上：“今日多亏了你借给我的铁花簪，我才能打开囚车的门，这支玉簪是一个好友送我的，我不能赔给你。待我回到宫中，我有许多比这更精美的首饰，到时候随你挑一件去。”



尹甜菜见她护得这么紧，不好再问什么，只好点点头，借着讨簪的由头，先跟在高滔滔身旁，慢慢探究那支玉簪。

两日后，汴京城门终于映入眼帘。

尹甜菜掀开车帘子朝外看去，竟看见城门下候着一批宫人女婢。站在最前端的，是一个身着绛紫色绣有雀纹暗花长衫，腰佩长剑的少年。少年看上去只有十六七岁，与她们年纪相仿，却似乎十分老成，乌黑长发被一支玉簪固定着，修长的手指握着佩剑，眼神不经意地朝着她们的方向看来。

“这张舒玄真多事，居然通知了他。”高滔滔咬了咬下唇，显得有些不满。

尹甜菜不明所以：“那个人是……”

“他是赵曙，濮王赵允让的第十三个儿子，他与我一样，幼时都被接入宫中抚养。”高滔滔回答道。尹甜菜看了少年一眼，有些奇怪地问道：

“这个人很不好吗？你讨厌他？”

“算不上讨厌，这个人很会装模作样。在宫里，一直装作很乖顺的样子，从不嬉戏玩乐，天天读书，衣着也尽可能节俭朴素，但其实这个人野心很大。”高滔滔说着，靠近尹甜菜的耳畔，小声道，“他想当皇帝。”

当皇帝？怎么可能呢？他又不是皇子。

高滔滔解释道：“皇上原本有子嗣，但都夭折了。他与我一样，四岁时就被接到了宫里，被姨母抚养。只是后来皇上又得了一子，他就被送回了濮王身边。可是那个皇子又逝世了，现在皇上十分厚待他，外面的人都觉得，皇上会把皇位传给他。”

马车里两个人还在说着悄悄话，外面张舒玄已经下了马，向赵曙抱拳：“赵公子。”

赵曙态度恭敬地向张舒玄行礼：“多谢将军救了滔滔，改日我备厚礼到府上致谢。”

“不必客气。”张舒玄知道皇上已将高滔滔许配给了赵曙，虽然两人